



羣衆文藝活動材料

水落石出

(地方戲)

江蘇人民出版社

716.1
64



水落石出

司 丁等編著

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七號

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私營華東印刷廠印刷

書號：寧0685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7/8 字數 18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一月南京第二次印刷

印數 20,001—28,000

定價 一角

水 落 石 出 (地方戲)

司 丁改編

第 一 場

時間：一九五五年夏天。

地點：某農村

人物：周金榜 三十來歲，民兵隊長兼治安委員。

余桂英 金榜妻，二十八九歲。(簡稱嫂)

來 保 二十二三歲，民兵。

王老頭 四十多歲，農民。

老癩痢 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。五十來歲。

佈景：夏天，民兵隊長周金榜的屋簷前，放着一張方飯桌和幾張條凳，旁邊還有幾條乘涼用的小木橈。

幕啓：傍晚時分，太陽已落入山後，歸巢的鳥喳喳叫着，從頭頂上掠空而過。余桂英拿着一塊抹布，在揩拭桌凳。

嫂 (唱)眼看天邊起紅雲，	飛鳥歸窠報黃昏，
桂英打掃桌和櫈，	燒好夜飯等親人。
丈夫出門已三天，	搶修圩堤在鄰村，
算算今天已完工，	為啥還不回家門！

[遠處裏女孩喊叫聲：“金榜嫂嫂！金榜嫂嫂！”嫂向喊叫處走近幾步，高聲回答：“嚶！三妹妹！”女孩聲：“金榜哥回村了，叫你多燒點晚飯，要回來吃飯的。”嫂答：“曉得了！謝謝你！”]

嫂（到裏面拿出筷子和碗，笑瞇瞇地）

（唱）米飯燒得香噴噴， 三隻雞蛋鍋中燉，
 等他收工回家來， 熱菜當作慰勞品。

（白）喲！天都黑了，怎麼還不回來！（拿出一盞油燈點着）

〔金榜揹着步槍、扁担、泥筐等上。〕

金 哦喲！餓壞了！（放下東西）飯好了嗎？

嫂（裝作不滿）天早黑了！不曉得歸家的，等你，飯都等涼了！

金（抱歉地）沒關係，夏天吃冷的好。

嫂（端水給金洗臉）你在村裏這麼老半天，忙些什麼呀？

金（唱）修圩工程已完成， 民兵們個個很高興。
 進村經過來保家， 他硬要拉我歇一程；
 誰知剛剛走進門， 他老婆好像發神經；
 又是哭來又是鬧， 口口聲聲要離婚！
 橫勸豎勸好半天， 哭鬧才算勸得停；
 匆匆走到半路上， 又碰上一件小事情！

嫂（一邊搬菜飯上）路上還有什麼事？

金 東頭張媽一隻雞， 到處尋找無蹤影！
 要我幫她來調查， 被她纏得難分身！

嫂 好哩！我看你這個民兵隊長呀，真有事做了，連人家少了一隻雞也來找到你了！

金 為人民服務嘛，這也是我治安委員的事啊！

嫂（想起一件事）哦，對了！你不提一隻雞我倒忘了！

(唱)中午正在吃中飯， 周家老太找上門，
她說欄裏一隻羊， 被野狗拖去沒處尋！

金 (一呆)啊！張媽失去一隻雞，周老太又少了一頭羊，難道村裏出了賊啦？

〔他倆正在吃飯，老癩痢駝着背畏縮地推門入。

嫂 誰？

老 (卑躬地)嘿……嘿……是……是我！

嫂 你來做什麼？

老 嫂……嫂子！今天月半了，攤我……是來彙報思想的……
嘿……

金 (放下碗，打開小本子)那你就說吧！

老 嘿……嘿……這半個月來，我的思想……(像唸經)自從
人民政府對我寬大，我好比苦海無邊回頭是岸，人民政
府好比重生父母，再生爺娘……

金 (不耐煩地把本子一合)早就跟你說過，彙報思想不要唱
高調，怎麼老是不改？簡單扼要點，揀主要的講。

老 (退了一步哈着腰)是……是，唉！……古話說：“寡婦門前
是非多。”我家裏倒真的應上了這句話……自從我那反動
的兒子死了以後，我天天勸我兒媳婦改嫁，她尋死上吊
不答應，做夢也沒想到她……

金 怎麼啦？

老 照說年輕人逢場作戲，這也是常有的事，其實蠻可以明
來明去，不必……唉，如今政府新章程，婚姻自由……

嫂 胡說！婚姻法說的是婚姻自主。你在哪裏看到什麼婚姻

自由的呀？

老 (顫抖抖地)我說錯了！我說錯了！（一連打自己兩個嘴巴）該死！該死！

金 (敲了敲桌子)好啦好啦！快說下去！

老 如今她……她肚子大了……

嫂 啊？肚子大了？

老 聽……聽說是跟……跟來保……

金、嫂 跟來保？

金 別胡說！你有什麼證據？

老 是我媳婦，她……她自己向我坦白的。

金 還有別的事嗎？

老 就……就這點事。

金 你去吧。

〔老下。金和嫂相對呆了一下。〕

嫂 哎呀！來保這小夥子呀！

(白)事情真是想不到，
和反革命家屬搞不清，

來保這樣不要好？
思想真是一團糟！

金 我想不會的。

(唱)來保覺悟還算高，
不至於糊塗到如此，

樣樣積極帶頭跑，
何況他自己有家小。

嫂 這也難說。

(唱)癩痢家媳婦長得俏，
來保年輕被勾引，

外加搽粉畫眉毛，
這種事情也難料。

金 (若有所悟)啊！對了對了！

嫂 什麼，

金 (唱)你曉得來保女人為啥吵？就為了這件事情大吵鬧！

嫂 連他老婆都知道了？這麼說，外面一定傳開了！唉！

(唱)這種事情真糟糕——

金 (接唱) 想來都怪我不好！

平時對他少幫助——

(站起來要走)去問問他。

(接唱) 我馬上就去把他找！

嫂 你斷定是他了？

金 我找他問問，看他怎麼說。(匆匆下)

嫂 (邊收碗)來保這小夥子呀！

(唱)來保樣樣都蠻好， 做起事來活跳跳，
就是有點壞脾氣， 喜歡同姑娘家開玩笑！

(白)現在弄出這種事情來，多不好啊！

[來保一面賊着一面氣冲冲地上來。

來 金榜哥！金榜哥！

嫂 唷，是來保？路上沒碰見嗎？你金榜哥剛才找你去了！

來 找我去啦？真不巧！那我找他去。

嫂 你坐會吧！他找不到你，馬上就會回來的。你這麼氣哄哄的是為了什麼事呀？

來 嘿！大嫂，真氣死人哪！

(唱)我高高興興回家來， 老婆一見我就大吵鬧！
口口聲聲要離婚， 不曉得為的哪一條！
左隣右舍看見我， 好像見了賊強盜。

(夾白)我仔細一了解呀！

都說我犯了大錯誤，和反革命家屬胡亂搞！

(白)這件事你聽說沒有？大嫂！

大嫂 看樣子村裏早就鬧得飛飛揚揚啦！我說呀，來保弟！

大嫂是看着你長大的，才說你兩句：

(唱)你自己家中有妻小，不該在外面再胡鬧，
再說你我正派人，怎能和反革命家屬混
一道！

來 (有口難辯)沒有的事呀！大嫂！這真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橫禍呀！

大嫂 無風不起浪。人家說出來總不會全沒影子的。既然事情已經出了，急也沒用。古話說：“浪子回頭金不換”，錯了只要能改嘛！(倒了碗茶給來保)

來 (忍耐不住，站起來)大嫂！你……唉，我和你說不清，還是找金榜哥去！(要走)

大嫂 沒有這回事，也不用急嘛！

(唱)勸你不必太焦躁，真金不怕火來燒。

(白)事情總會有個水落石出的。再坐一會他就來了！

來 不！我去找他。

[來大踏步下，正好遇着金榜回來。“回來啦？金榜哥！”]

金 我找你半天，你倒在我家裏了！來，坐一會。

大嫂 來保等了你好一會了呢！(收拾碗筷下)

金 你找我？有什麼事嗎？

來 金榜哥！

(唱)你和我從小蠻要好， 我的為人你明瞭；
如今謠言到處傳， 硬說我和寡婦胡亂搞。
我生了嘴巴難分辯， 越想心裏越氣腦！
我名譽人格受污辱， 真是千盆清水也洗不掉！

金 哦！你是為這件事來的。那你就說說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！

來 這是無中生有的事嘛！你叫我從哪裏說起呢？

金 來保哇！

(唱)你我既然是民兵， 治安工作有責任！
要做羣衆好榜樣， 階級立場要站穩。
生活作風要檢點， 敵我界綫要分清；
倘使被敵人鑽空子， 對不起國家和人民。

來 這我懂呀！這些話你金榜哥平時對我也不止說過一次了。

(唱)你平時對我說的話， 我一字一句記在心；
我來保有啥不是處， 你盡管對我多批評；
可是謠言平地起， 你叫我如何能承認！

(又失望又氣憤)想不到連你也不了解我！

我只道你能明白我，
哪曉得連你對我也不相信！

〔王老頭大驚小怪地上。他說話一直是誇張的，比較快的，有聲有色的〕

王 (一連串地說下去)金榜老弟！你回來啦！不好了，村裏出了妖怪了！我曉得你不會相信的，不過我敢發誓，我

親眼看見的，半句也不說謊。奇怪！這件事真是奇怪！
我活了四五十年，頭一次看見這種怪事……

金 老王叔！你不要急，好好地說吧！

王 啊呀！這瘟生真是可怕呀！我王老頭算是胆子大的呀，
可是現在想到它，汗毛都會根根豎起來！說了你不信！
這硬是親眼看見的，千真萬確的事呀！

來 你有頭有尾的說吧！像這樣說，我一點也聽不出個頭腦
來！

金 對呀！老王叔！你詳細細細的給我從頭說說。

王 (唱)昨天清晨一大早， 隔壁周老太哇哇叫，
說是欄裏一隻羊， 夜裏被野獸拖走了！

(白)我一想：好生意來了，不是野豬就是野狗，化它一
夜工夫候候它。候着了就半年不愁沒有下酒菜。我
就拿了根烏槍候在柴間裏，從窗口看外面是清清爽
爽的。

(唱)大概四更剛敲過， 就聽見野獸哦哦叫，
真是鬼哭和神號——

(夾白)真怕人哪！

嚇得我汗毛根根向上翹。

(白)金榜老弟！你不要發笑，要是你這個民兵隊長看見
了，也會像篩米糠一樣發抖的。

金 (笑着)你往下說吧！

王 過後，從水裏伸出個頭來……

來 是人？

王 不，是妖怪！

(唱)說它像牛可比牛小， 說它像羊又比羊高，
頂上長着一隻角， 豎在額上像把刀。

(夾白)最怕人的是眼睛。

兩隻眼睛碧碧綠， 冷光閃閃四處照，
走起路來不分步， 一蹤一竄往前跳。

來 那你為什麼不開槍打呢？

王 嗨，我想扣槍機，誰知手脖子軟了勾不動，我嚇出一身
冷汗丟了槍，急忙摸上床，包起頭就睡了！

金 哈哈！怎麼啦？下酒菜不要啦？(嫂上)

來 哈哈……

嫂 老王叔在說些什麼呀？什麼眼睛碧綠的。

來 (笑)老王叔看見妖怪了！

金 大概是什麼野獸，決不會有什麼鬼怪的。

王 (嚴肅地)這是親眼看見的，不信你今天去候候看。

金 (笑嘻嘻地)好吧，老王叔，我一定會想辦法把這件事弄
明白的。

王 好好，我是要趕快走了！再遲點要是碰見……可不是玩
的。明天見吧！(下)

金 來保！你看這到底是什麼？

來 我看是野獸。你看呢？

金 (點上支香煙吸着)可能是野獸，也可能不是野獸。

嫂 不是野獸還真會出妖怪嗎？

來 不會的。我就不相信有什麼妖怪。

金 (沉思地)妖怪是沒有的。要是我們把這兩天發生的事情連起來看，就不平常了。

(唱)村裏丟雞又失羊， 現在怪事又多一樣；
為了羣衆能安心， 要趕快把原因查清爽。

(白)此外，還有寡婦大肚子的事。

嫂 真奇怪！他丈夫在解放那年就死了，說是打仗時被解放軍打死的，已經五六年了喲！怎麼還會……

金 為了徹底弄明白，希望你老老實實說清楚。

來 金榜哥！你叫我說什麼呢？(冒火)你再不相信我，那就隨你們怎麼說去吧！(站起來就走)

金 (追上)來保！來保！不要走！我還有話跟你說。

(唱)你不必急得這等樣， 不至於叫你受冤枉，
不過你也是民兵， 應該幫助我把辦法想。

來 (回來後一屁股坐在矮櫬上)我有啥辦法好想……

金 來保！你再想想看，你難道和那寡婦一點接觸都沒有嗎？

來 不。有是有件事情，我怕說了反而叫人疑心，所以沒有向你彙報。

(唱)事情是在半月前， 這個寡婦真討厭；
他有事沒事到我家， 故意找事來胡纏；
一回借根針， 一回借根綫；
我老婆一轉身， 她朝我打飛眼，
我朝她瞪白眼， 她只當不看見，
我開口來罵她， 她嬉皮又笑臉！

金 這是半個月以前的事！

來 對啦！有一天我老婆回娘家了，我這人粗心大意慣了，睡覺忘了闔大門，半夜裏她溜進來了：

(唱)說是借洋火， 摸到我床面前；
我給她一耳光， 拈得她老老遠；
她還不肯走， 急得我拉槍栓；
上了頂膛火， 她才一溜煙。

金 還有這麼一回事，你早就該向我說的呀！

嫂 這個女人真是個賤貨，怎麼這樣不要臉啊！

金 (深深地吸了一口煙)唔，這麼說我有幾分明白了。(慢慢地踱着圈子在想着)

嫂 來保！你老婆和你吵鬧，就是為了這件事嗎？

來 就(就字拉長聲)是嘛！她不知聽誰一說，就像發了瘋一樣，我不曉得是倒的哪輩子的楣啊！

金 (突然站住)你們注意到沒有？

嫂、來 (不懂)什麼？

金 (唱)過去村裏多平靜， 未曾少過一根針；
 為啥民兵不在家——

來 對呀！(接唱) 偏偏出了怪事情。

嫂 這真是有點奇怪！

金 沒有什麼奇怪的。

(唱)不管是哪樣的怪事情，我弄不明白就不為人！

來 說不定有壞人破壞呢！而且專門鑽我們空子！

金 好吧！讓他來鑽吧！看看到底是誰厲害。來保，你現在有事嗎？

來 沒事。幹什麼？

金 你馬上敲鑼通知一下：全村民兵，明天繼續到馬家村修圩，各人帶三天乾糧和工具，五更天集合，武器隨身帶。

來 圩上又出了毛病？

金 明天告訴你，你馬上就去吧！

來 好！我現在就去！（下）

嫂 金榜！馬家村的圩堤，漏洞不是已經堵好了嗎？怎麼又要去修圩了？

金 （笑了笑）明天是堵另外一種漏洞！

嫂 妖怪！你看村裏真會出妖怪嗎？

〔金榜不回答，靜地聽着外面的動靜。這時傳來了鑼聲和來保的通知聲：“民兵注意！明天繼續到馬家村修圩，各人帶三天乾糧和工具，五更天集合，武器隨身帶。”“鑼鑼……”聲音漸漸漸遠。〕

金 （長長地吐了一口煙，有力地）哼！管它是妖怪也好，不是妖怪也好，這回都要叫它現出原形來！

——幕緩緩下。

第 二 場

時間：第二天的半夜。

地點：老癩痢家裏。

人物：除第一場中五個人外，增加老癩痢的兒媳（約二十四五歲，在戲中只出現一會，不開口）；小癩痢（特務，約三十歲）；民兵二、三名；男女羣衆四至八人。

佈景：老癩痢家裏。舞台右邊三分之二是他兒媳的臥室；左邊是堂屋，中間隔一面牆壁，有門相通。堂屋的左面通向屋外的大門。

幕啓：老癩痢忙亂地揮着掃帚，把地下的乾泥掃到床底下去。他兒媳忙着整理被褥。屋外咚咚地有人敲着門。他們又拾正了一下床鋪。老癩痢差不多一直在恐慌地咕噥着。

老 民兵！一定是民兵！昨天我明明聽見敲鑼通知的，叫民兵去修圩的啊！怎麼又有民兵！天哪！快，快呀……躺到床上去嘛！（大聲回答）來了！

聲 開門開門！

老 快點哪！我的親娘！你哎喲哎喲的哼起來吧！

〔媳躺上床放下帳子哼叫着。

老 （開門。故意裝出睡眼朦朧的樣子揉着眼睛）是誰呀！深更半夜地還敲門！

〔來保帶槍和手電上。

來 有人進來沒有？

老 （裝腔）人？什麼人？

〔金榜上。

金 （向來）先在這堂屋裏看看再說。（兩人在堂屋內搜查）

老 (卑躬地)我真該死呀！來保老弟！真……真對不起你，害你受……受冤屈了，我那媳婦大……大肚子的事，不關你事，你……千萬不要怪……(邊說着邊擋在臥室門口)

來 走開！讓我們進去！

老 (跪在地下帶哭聲地)都……都怪我……都怪我這個該死的老混蛋呀！是我自己做出這種……這種不要臉的事呀！害你……

金 不要理他，到裏面去看看。

〔老癩痢的兒媳哎喲哎喲地叫得更響。〕

老 (跪在地下死命地拖住他們不放。用急促的哭調唱。)

(唱)不能進！不能進！ 我兒媳此刻正臨盆，
赤身裸體床上躺， 實在不好見生人！

〔來呆住望着金，金也有些疑慮。〕

金 (問來)你看見往這兒跑的嗎？

來 我看見往這後門的菜園跑的。

金 (想了又想向門外)我家裏人在嗎？

聲 在，在。

金 叫她進來！

聲 金榜嫂！金榜嫂！叫你進去。(稍停嫂上)

金 你進去看看，那寡婦是不是在生養？

嫂 曉得了。

老 (又拖住嫂)你也是生人呀……

〔嫂摔開老，進房到床沿。〕

嫂 沒有，她是裝死！

金 你把她拖到外面去！

〔嫂拖媳出去。來保和金榜進房，老獃頭跟進。嫂又經堂屋進房，三人向四周察看。〕

老 唉！你搜吧，搜吧！只有這麼大的房間啊！

（唱）我癩痢從來不騙人， 說話句句是真情，
家裏只有公和媳， 哪裏還會有旁人！

唉！都怪我這老混蛋不好啊！

千錯萬錯是我錯， 泥土到頭還不正經！
如今寡婦大肚子， 難怪別人要起疑心！

來 唉！這房子又沒有夾牆，難道飛上天去了嗎？

金 不要急躁，要細心點查看。

嫂 （懷疑地）

（唱）剛才追來是啥情形， 你仔細從頭說說清，
有沒有看見有人影？ 可曾看見它進後門？

來 （唱）一頭怪物我看得清， 眼睛碧綠像電燈，
頭頂上面有隻角， 哦、哦叫得嚇壞人，
當時我朝它打一槍， 它一直跑進菜園門，
等我追到菜園裏， 到處找遍也無踪影！

老 （唱）莫非你不曾看得清， 眼睛發花也說不定，
我夜裏後門不曾開， 沒聽見一點啥動靜！

嫂 （對金）

（唱）他不曾看見進後門， 藏在別家也可能，
不妨到別處查查看——